

要肉斬 叨哪

叶三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要齊斷 叨那

叶 三 著

(無)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腰斩哪吒 / 叶三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9
ISBN 978 - 7 - 5426 - 3924 - 0

I. ①腰… II. ①叶…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5222 号

腰斩哪吒

著 者 / 叶 三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封面题字及设计 / 周裕隆

封面版式 / 张 伟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7. 1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924 - 0/I · 619

定 价 / 25.00 元

自序

此次这本《腰斩哪吒》是近些年为媒体撰写的稿件合集，杂文、人物特写和长稿皆有。之所以要出版，一半是写字人的不甘寂寞，一半是羞于启齿的某种情愫。所涉及的人，无论有名或无闻，无不给了我写作的动机以及不断记起的感触。感谢他们。

较媒体发表的版本，书中文字较少删改，以飨一直关注我的读者。感谢你们。

感谢出版编辑彭毅文。感谢百忙中为我作序的陈修远。感谢周裕隆友情客串为我的封面做设计和题字，感谢张伟为我做了那么多下印前的准备工作。这几位，是生活中我尊敬，并认为特别值得尊敬的人。

整理此书文字期间，北京屡屡大雨，雨后万物如洗，如我曾引词句“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临梓惶恐，感谢。

叶三·北京
2012年8月

一如既往的小刻薄，跳跃的想象力。作为一个早已荒废的写字者，我真羡慕她文字中透出的自在不羈。也许，我们爱的，正是叶三这份自由。

陈修远(《男人装》执行主编)·北京
2012年8月

给叶三

今夏最热那天，我收到了一封火辣的微博留言，作者是位女性：“不知所措，百无聊赖。遂，决定告白，喜爱您，极度喜爱。为您减肥学琴装淑，再所无谓。原因……”按住跳荡的心脏，我接着读下去：“原因：叶三之主编也。”你可以想象，我瞬间颓掉了，原来这是关于叶三老师的爱情。

身边不少人深爱着叶三，男女比例三七开。我认识的一位男士曾说：I have a dream，那就是见到《九万字》的作者本人。后来他如愿以偿，并发表观感说，非常满意。我怀疑此人有轻微受虐倾向。叶三文字别有狠辣之处，非是寻常男子可以消受。而我一直不知道，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叶师身上，到底算不算是恭维。

至于女人爱叶三，我以为，恰如苍井对加藤的感情。那些猝不及防的句子，直抵她们心内难能触碰的那点，个中妙处，唯其自知。

我见识叶三的文字，始于《时尚先生》和《男人装》。但相比于老辣洗练的人物专访和专题报道，我更偏爱她的随笔：灵动，幽默，

目录

I 杂念

- 1 波德里亚与音乐节
3
- 2 归宿
6
- 3 重返衣橱
9
- 4 夏季怎么过
12
- 5 给我一罐爆米花
15
- 6 春天里
18
- 7 看世界杯,吃苹果
21
- 8 熊猫武侠梦
24
- 9 成为他的女人
28

10 我不能随便说
31

11 忍把浮名
37

12 隔海看张
44

13 被背叛的诗篇
50

14 城下
56

15 费厄泼赖
59

16 历史需要坏老头
63

17 如果有多一张票
66

18 腰斩哪吒
70

II 陌生人

1 荒木经惟：好女人让我成为天才
75

2 芙蓉姐姐：陕西人史恒侠
84

3 黄晓明：欢迎来搞
89

4 艾未未：这些天的又一天
98

- 5 岳敏君:牙齿之寒
102
- 6 程益中:南方以北
106
- 7 刘德华:香港演员
111
- 8 韩寒:领袖说
116
- 9 张元:捆绑登场
120
- 10 管虎:混蛋如是说
126
- 11 艾未未:这些天的一天
133
- 12 伊莎贝尔:美女与野兽
138
- 13 刘晓庆:滚滚和红尘
146

III 真事儿

- 1 北川婚事
157
- 2 狂人记
174
- 3 他的国
186
- 4 金城小子
200

I

杂 念

我相信专栏产于话痨——这里全是碎碎念，形而下和形而上；有人有物，絮絮叨叨，言不及义。在玩弄文字趣味的同时，我希望自己近于真挚。毕竟当我在文字中“沉浸至虚拟或真实的岁月，那不停不停流逝的光影之末，尚留给我花火与油盐”。

波德里亚与音乐节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全球媒体像被炸了窝。翌年法国人波德里亚放出厥词：“海湾战争未曾发生”，他说这套大热闹“只是一场传媒制造的影像战争”。十几年后，波德里亚死在巴黎，而他诡异的前瞻性终于在2009年的中国得以证明。

死后的波德里亚应该会喜欢今年的音乐节。

将李宇春、崔健和陈小春印在同一张海报上，仅就创意而言，很有勇气。文艺爱好者的心眼其实很小，不需要太大的动静便能掀起风波；可真正狂热的、肯马上去订车票打背包奔赴现场的仍是少数：说到忠诚，摇滚青年永远比不上超女粉丝。在呼市的蒙古风情园售票处见到一坨一坨，买通票，住帐篷，死守偶像的

都是他们——当然，也可能只是听摇滚的实在太穷了。

“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有幸经历了互联网时代。”维基百科这样说。比波德里亚更幸运的是文艺青年，他们上不要钱的公司宽带，在充满冷气的房间里看网络直播和大段大段如在现场的文章。更令人感到幸运的是，假如一个人足够无聊，坐在电脑前便可以同时经历几个完全不同的音乐节——玉米可以读到一枚被摇滚流氓欺辱的草根偶像以德服人的励志传说，朋克则可以读到一枚愤怒青年们用鲜血捍卫纯洁音乐的感人故事，彼此的悲壮感都很深，至少可以自我撼动一周。

仿佛当年分别听美国和伊拉克的官方军事广播，但觉两者所谈完全不是一场战争；双方报上的损敌数目累积起来已经超过全球战备，仍在每日孜孜不倦地战下去。

如此说来，谁还需要现场呢？站在光秃秃的泥地上，雨水灌下来，怎么挤也挤不到舞台的前面，想看禁区内斗殴大图，必须回家开电脑。很多观众归来之后才明白自己到底参与了什么，因为音乐已经成为音乐节上最不重要的因素——音乐节其实不必发生，只要概念上的音乐节发生。

当年柳永“奉旨填词”的闹剧据说花了十万两银子，托了高层才做得成，而今某乐队一文不费，便在某次音乐节后收到了网络封杀令。这说明，现在，音乐节是以关键词的形式推广音乐的。而，相信我，这事儿确实犯不着一定要到号称草原的不毛之地去干，组织一些无关网络人士足矣，尽管也许当地官员会损失一些登台的机会。而在豆瓣上“声讨某音乐节”小组上看到有人详细地列出自己的冤大头开销——最后一个乐队也没有看到——不禁想起在旧书里读到秀才写赶考日记，某天只一句：“村脚。王寡妇。”乐不

可支。

什么事情到了现代中国，似乎都会后现代起来。反转波德里亚，制造一场海湾战争是成本太高了，然而制造一场面面俱到的音乐节一定可行——乐迷们已经被训练得不再有任何音乐期许，他们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学会了自诩：我参与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或者仅仅是对人类的愚蠢程度重新进行摸底。当被提到形而上的程度，音乐节是严肃的。波德里亚会说，如粉末状的水，“加入水就可以得到水”。

而音乐在上帝的天庭里举目无亲地唱。

归宿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这，只能是良好愿望。廉颇老矣，一饭两出恭；
迟暮女星三部曲：遁世、出家、自杀，陈玉莲功德圆满，王祖贤正在 STAGE TWO，而酒井法子走出拘留所直接签了 AV 合同之后，许多邻家少男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步入中年的泥沼。

对此如何不泪垂。

追美剧追到大结局，与看美人名将白头感触相似。看剧中人褪去婴儿肥，长出皱纹，又在其间或缉凶、或逃命、或杀人越货、或发家致富，同时不亦乐乎地玩尽各种男女组合，实在宛如观看本身无从参与的第二人生，一朝幕合，当然失落。

其实资深看客心里都清楚，再坎坷的剧

情，再能干的编剧，也难免黔驴技穷的一日。NBC的《六人行》历时十年，陪伴剧迷的时间恐怕要长过卧室里的床和床上的人。而最后一季无外乎给每个人找个老伴儿，该结婚的结婚，该生孩子的生孩子，前赴后继赶赴中产阶级的巢窠。《欲望都市》甚至还要在大银幕上给女主角操办一场盛大婚礼才肯闭幕。据说此片电影版的第二集已经开拍了，乃是整部肥皂剧的前传——四个岁数加起来接近两百的女人去扮演她们的十八岁，想象起来令人尿寒。就连极尽反讽的《波士顿律政》也不能例外，年过七旬的女主角找到真爱之后，编剧走投无路到让剩下的两个男主角结了婚。至于七擒七纵的《越狱》，倒是干脆，万人迷的男主角一死了之，坟前站着情人，抱着遗腹子。

明知如此，还是一集又一集地追看下去，除了被培养出来的观看习惯，恐怕另有其他。我想在我的生涯里，电影如果是一场梦，肥皂剧则是上班地铁里的早餐。走出电影院看到满眼阳光，于是幻灭；但满心厌弃钻被窝的时候，想到硬盘里有几个剧集等着，那简直不是安慰，而是宽慰。

所以看到最后，总是心存温厚，再屎的剧情也能原谅。将剧中人看作身边人，多情应笑我，无聊满溢。

年轻的时候看《东京爱情故事》，痴迷于江口洋介的长风衣，抱着枕头意淫之，幻想被厚厚的布料包着，我爸在一边冷冷地说：“包在里面，闻屁。”最后一集看到铃木保奈美回眸一笑，心粉粉碎，我爸又在一边冷冷地说：“这些都是编的。”哲学家不看肥皂剧，那简直是一定的。我爸他老人家是将新闻联播当肥皂剧看，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乐趣是编剧高妙，且永远不用担心结局。

而我，我膜拜张爱玲的方式是每次追看肥皂剧的时候，都自觉

胸前贴上了“小市民”的标签，顿时底气十足。考察，选择，追逐，结束，我与肥皂剧的关系越来越类似恋爱。一旦执手不离不弃，缘尽之后不辱不骂，那不是人品好，而是我老了。当一天中最大的享受是上床——然后开电脑，盯着它，我早已明白最幸福的归宿是接受而不是追问。如太史公幼时指过飞将军匈奴的背影，如昔日玉女脸上的褶子与风尘，在人生与电视里找寻完美的结局永远是不能，最起码我还能关上灯，带好耳机，沉浸至虚拟或真实的岁月，那不停不停流逝的光影之末，尚留给我花火与油盐。